早春的风

□范方启

行走在早春的大地上,真正与春天打上一个照面的不是别的什么,而是风,不管你信不信。早春从隆冬的铁臂中挣脱而出,如同一位性格迥异的叛逆者一样,要来一次脱胎换骨式的颠覆,风则是这场大变革的前锋,是冲锋的号角,是征程的鼓手。

“吹面不寒杨柳风”,那样的风自然不是早春的风,那是规整的风,那是已然成熟的风。早春的风,真切的寒冷,不过,寒意之中夹杂着丝丝缕缕的植物冒芽的气息,与这寒意深深的风直接接触,所能感受到的是生命的萌动。“千里莺啼绿映红”,似乎并不遥远了,或许只要眨眨眼的工夫就出现在你的眼前了。

风捎来了鸟语,你可能觉得这只是浅吟低唱,但这却是一场激越高亢的交响的前奏,好戏不久就会进入高潮。

风赋予阳光更多的激情,和熙明媚的日子款步向你而来。看见这样的阳光,你心中的阴霾想必也会不由自主地云开雾散。你打算干些什么呢?是要伸开双手拥抱这风这阳光吧?或者要高歌一曲吗?没有谁打算阻拦你,毕竟精彩的序幕已经拉开了。

这风,像冰凉的柔软的小手,拂着你被严寒摧残了一冬的头发,干枯的发丝也仿佛有了一些润泽,跟沉睡的小草一般慢慢的复苏。这风,抚摸着你的额头,似要抹平你额头上版画一样的刻痕。这风,搓揉着你的脸颊,莫不是要把美好春光种在你的脸上……假如这时候你没有一点飘然的想象,你没准会错过一个美好的开始。

当光秃秃的枝头还被严寒裹着一层冰甲的时候,当还残留着年的气息的屋檐下还挂着冰凌儿的时候,你也许会不解地问:春在何处?都是春天了,怎么连春天的影儿也都还看不见?但若是下过一两番小雨之后,到那时,你再来瞧吧,轻灵的风夹着轻灵的雨,春天也便不由分说地探出了她的脑袋来,春草芽儿,虽是那样的若有若无,但春天真的来了……还记得韩愈的那首《早春》吧,读这样的诗,总会让人心中生出一些希望来,那时,你也许会觉得,早春的风,就是一股盼望了好久的新风,早春的雨,就是非同一般的滋润着万物的甘泉,你也是受到滋润的一个分子,你也该破土发芽。

听风,你可能不仅仅在倾听大地的心跳,而是在倾听整个大自然在演奏动人心魄的和弦,生命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流程……

牵风紫蔓长

□章铜胜

“绾雾青丝弱,牵风紫蔓长”,是杜审言《和韦承庆过义阳公主山池五首》其二中的句子。杜审言是杜甫的祖父,此时的唐诗还处于发展的阶段,远没有盛唐时的气象,但杜审言的五言律诗已经很耐读了。我读诗向来不求甚解,或因学力不逮,或因用心不专,这也是读诗不求甚解的原因所在吧。正因如此,在读这五首五言律诗时,独喜欢上了“绾雾青丝弱,牵风紫蔓长”这一句,也许这也契合了读这首诗的节气和情绪吧。

立春刚过不久,加上连绵的阴雨天气,出门时感觉还有些阴冷,于是,无事时就懒得出门了。昨天下午,天气稍好,就独自去天井湖边散步。湖边的湿度很大,湖堤和湖面上仿佛笼着一层薄纱似的浅雾,抬眼远望,景致朦胧隐约,不耐看,也就不想看了,只好看看眼前可见的东西。眼前,步移景异,也是可看、耐看的。在远处看不真切的,却于不意间从近处看得更清楚了,也算是不虚此行。

湖边柳树上垂挂的柳条如丝,已经泛起了浅淡的绿,在雾中,随风轻舞,仿佛在被一只神秘的大手随意绾结着,一次又一次,不知疲倦。细看,柳条上已经结满了如小米米粒般大小的芽,浅浅的黄褐色,那样的小,小到让你怀疑,它要等到哪一天才会萌芽吐绿呢。

碧桃和新栽的晚樱,都不高大,细弱的枝条已经在风中等待了一个冬天,现在看来,并没有半点疲态,是不是它们也知道已经过了立春,再等上些时日,就能开花萌芽了。仔细看,能看到碧桃和晚樱的枝条上已经萌出点点紫红的芽了。看到那一点紫红的芽,总是让人开心的,那是仍然有些寒冷的早春的讯息,那一点紫红里,透出了些微的暖意。

我喜欢那些芽苞的紫红,虽然小而且弱,但它开启一个季节的讯息,它有着绾雾青丝弱的细腻,也有着牵风紫蔓长的欣喜。春天的繁盛,就是从那一枝枝的弱小和一点点的紫红开始的。

春天的风,牵扯出一串串的紫红,是芽,是嫩茎,是花苞,那浅浅的紫红,在春风里老了,就变成浅浅的绿、淡淡的黄了。在春天,紫红是最初的,也是最萌的色彩。我发现,很多植物在萌芽之初,都是先吐出一点点的紫红,像是一种试探,那是春天羞涩的表情吗?我想,是的。

开春,我家阳台上的牡丹,枝上的芽是紫红的,一个个紫红的芽苞渐渐膨大,初展的叶子也是浅浅的紫红,新抽的茎,紫红就淡了些,过不了多久,才转了浅淡的绿。

葡萄的嫩茎是紫红的,一点一点地吐出紫色,一点一点地变绿,一点一点地往葡萄架上爬,样子可爱极了。葡萄茎端的紫色,像是一个冲锋的号角。

香樟树的叶子在春天落了一些,树冠上的叶子稀疏了,我看到香樟树上长了一层紫红的叶芽,像一个个张开的小手般,在风中轻摇,也像是一个紫红的冠盖,在春天招摇。

香椿的芽,是紫红的,刚长出的嫩叶,也是紫红的。香椿芽和叶的紫红略深一些。紫红的椿芽,真香。掐一点,放在开水焯一滚,捞出,在和好的面糊里蘸一下,入油锅,炸椿鱼儿,椿鱼儿鲜香酥嫩。焯好的香椿芽切碎,和鸡蛋同炒,香嫩爽口。香椿的嫩芽焯过水,就是碧绿的了。

树上的椿芽绿了,也就老了。春天,也是易老的。牵风紫蔓长,就像是春天的童年,是一切美好的开始。

醉 春

□姜利晓

二月的春风,轻轻一吹,就吹开了你久闭的心扉。春雪的恋恋不舍,只会化成离别的泪水,春雨的缠缠绵绵,则会喊醒更多的生命,被春雨打湿的二月的天空,是谁在用神奇的画笔,画着一幅动人的画卷,一只飞过去的鸟儿,让这幅画突然鲜活了起来。

一年四季虽然各有韵味,但我对春天的喜爱,却一直是情有独钟,这从不张扬的春,仿佛就是在一阵春风一场春雨之中,就悄悄地让大地换了人间,这美丽足可以俘虏你的目光,沉醉你的心灵。

一阵温暖的春风,掠过二月的天空,掠过二月的大地,掠过二月的花草树木,这叩开大自然门扉的春风啊,多么富有生机!我漫步在乡下的春天里,如同行走在一幅画中一样,山野村庄淡妆浓抹,“竹外桃花三两枝,春江水暖鸭先知”,多么地诗意,多么地田园啊!

其实,在我们这里,每年春天最早醒来的就是柳树,每年的二月,在乍暖还寒的春风中,柳枝就会露出嫩嫩的黄芽儿,这是春天到来的最早证据了。而这些最早冒出来的柳芽,总是能带给我们一些惊喜。

钟爱春天的莺歌燕舞,花红柳绿,更难能可贵的是这些从不张扬,一切都是那么地自然,比我更激动的是一群群鸭子,呱呱叫着,就迫不及待地跳下水去,去提前告知小河的水暖,看着它们尽情嬉戏的样子,看着那一圈圈荡漾开来的涟漪,我心中的幸福,也不由自主地一圈圈荡漾着。

洗衣服的村妇,她们的手指,最先触摸到春天的温度。她们爽朗的笑声,随着奔腾的河水,一路前行,笑声过处,就连这野花野草,也被感染了,跟着爽朗朗地笑起来。

只有春天,这风和雨,才会带着一种诗意,才会衍生一种柔情,我是个喜欢在唐诗宋词中穿行的人,感受诗人的情怀,其实就是与自己情怀的一种对话,在这种心与心的交流中,你会发现春天更加独特的美,醉春,要沉醉的不是春天的花草,不是春天的鸟鸣,也不是春天的风和雨,而是那些关于春天的诗词歌赋,只有他们的美才能与灵魂,对话。

铜官山

岁月如歌 刘泳晔 摄

闲说过年

□杨勤华

年,就这么过去了。

这么些年来过年都在上班中度过,只有今年从正月初一到初三在家过了三天年,但这年也过得不安心、不放松,还或多或少有些纠结。到了我这个年纪上有老下有小,过年时也得两头顾,妻子年前去了上海女儿那,在那陪着女儿过年。我坚守在家陪八十多高龄的父母过年。除夕那天晚上,年夜饭只有几个家常菜,但是倒也其乐融融,陪父母喝了点饮料,说了几句祝福父母的话,让父母感觉很幸福,而心里却觉得有些对不住二老。

回到自己的住处,看了一会电视,索然无味的便早早地上床睡觉了,只希望自己早点进入梦乡,果然便睡得很香,居然连好朋友的微信视频来电都没有接。

微信拜年已经成为常态,如今微信发红包又成为新的常态。过年前,我是在手机上预存了些钱的,本打算过年时给远在上海的女儿发个大红包的,可是,就在过年前几天,为朋友代领了费用,再用转账将钱通过微信打给了朋友,我手机微信里的钱就所剩无几了。除夕的晚上,一位非常好的朋友给我打来红包,我不敢接收,礼尚要往来嘛,总不能原封不动再将红包打回去吧,那样显得未免太小气了。于是,还得装模作样地让人家“免俗”。从除夕到正月初三,群里都在相互发红包,我不参加只当没有看见。

从过年到现在,几乎天天都有几个电话和视频电话,都是家乡从小在一起长大的朋友打来的,这些朋友基本上也都是常年在外,只有过年才像候鸟一样赶回来,年后就又要各飞东西,所以大家都想趁着过年这几天在一起见个面,聚一聚。

人总是很奇怪的,年纪越大,对过去就越珍爱了。一些童年时、少年时和青年时的伙伴、同学、朋友和战友,在早些年彼此好像没有多亲热,甚至偶尔遇见了也不过点点头,人过中年后,似乎起了化学反应了,忽然间大家都珍视起当年那份不浓不淡的感情了,没见面的想见面,见了面的像见了久别重逢的亲人一般。有热心的同学、朋友和战友还建了专门的微信群。我这人不大喜欢在群里聊天,偶尔只是发一发自己的文字,有人说我变得内向了,也有人说我有些清高——我哪有资格呢,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聊,或者说情商不够高,担心让人家烦;另外,没有时间聊也是一个方面。

这几天,我也一直做着回家的准备,打算随时被感动了就回去,反正现在动车方便,要不了两个小时就到家了。就在我被一个好友连煽情带批评加要挟感动得将要回乡之时,过年那几天阳光灿烂的好天气变成了阴雨天气,老家还下起了雪,而上班的日子又到来了。我有些气急败坏,好不容易鼓捣起来的激情一下子又降下来了。好友也有些无味奈何,在视频中挥挥手说:“该干啥干啥吧,我也过几天要走了。”我觉得有些对不住好友,让他来我这里,好友生气地道:“你那里叫家乡么?”

我有一些震撼,好友说得对呀!

父母的菜地

□方咸达

大年三十,陪父母吃年夜饭时,母亲忽然又问我新房钥匙什么时候拿,她准备帮我去种菜。

我在东郊买了一套商品房,开发商在促销时打出买房送菜地的广告噱头。因为父母喜欢种菜,我买房时告诉了他们,所以母亲一直惦记这事。

我本想告诉母亲,新房那里有没有菜地还要打个问号;就是有,估计也只有“巴掌大”的一块地,不够她种的,但是看到母亲新年期盼的眼神,我连忙说好,等拿到新房钥匙,一定请她这个“种菜能手”去种菜 。

父母都是闲不住的人,种了几十年的菜地。然而,父母在城北租种的菜地前年已被征收了,赋闲在家的父母,除了看书就是与人聊天,在我们儿女眼里这是双亲难得享受的轻松时刻。去年清明节回枞阳浮山老家时,80多岁的老父亲终于将他种菜的一些家伙什全都送给了大姑父。这些种地用的东西可曾是父母眼里的宝贝呵!父母搬了几次家,不少旧家什都被迫忍痛丢弃、送人了,但是这些种地用的“宝贝”,却一个不拉的带着,尤其是用来种菜的锄头,伴随父亲已有几十年,锄柄在布满老茧的手掌紧握下,变得圆润玉滑。

父亲种菜很有经验,他在做矿工前,就是个农民。父亲后来做了36年的矿工,但他从来没有放弃过种菜。我还清晰地记得小时候,父亲白天下班后就匆匆扛着锄头、挑着粪桶去离家有一里远的菜地,直到摸黑才回家,同时也带回沉甸甸的收获。矿区的四周都是农民的林地,在看林人的默许下,父亲在有山泉的山坳空地中开几块菜地,用力地翻土、仔细地剔除石块、烧火粪、挑水、播种。从生田到熟地,土壤里浇灌的不仅有粪肥,也有父亲辛勤劳作的汗水。

而母亲其初本不会种菜。母亲从小生活在枞阳古镇义津街上,与父亲结婚前,除了读书和帮外公外婆做家务外,种田种菜的事她一点也不懂。母亲随父亲来到矿山后,做起了家属工,上精砂、砸石子、烧石灰……十分辛苦,下班后还要在家忙碌着家务,因此从没有时间去父亲开垦的菜地。我不知道母亲是什么时候迷上种菜的,其初以为是她在不做家属工后,因为闲不住才跟父亲后面学的。后来我才知道,父亲腰部有一次受伤,从此已不能再挑重物,所以种菜时挑粪浇水的事成了母亲的“专利”。渐渐地,母亲这个“女汉子”也成为种菜行家,她每天在菜地“泡”的时间比父亲还长,基本是上午、下午各一趟,每次都有一、二小时,和上班差不多。

小时候,家中人口多,主要靠父亲一人的工资,日子很是拮据,但是我们弟兄也没有因此失去了营养。这里面自然有父母种菜的原由。菜地提供各季新鲜的蔬菜,不仅丰富了缺油的餐桌,也把屋边围栏中的鸡鸭养得格外健壮,为家中提供源源不断的禽蛋,逢年过节自然也会吃到自家养的鸡鸭。岁月如梭,时光荏苒。我们弟兄一个个都独立成家,而父母也渐渐变老了。以前,每到周末,住在城北的父母都要来电话,让我去拿菜,什么时候去拿,他们好在菜地里现摘。每次我按照约定的时间赶到父母的家时,母亲已早早地就将西红柿、豆角、生菜、黄瓜分类装好了袋。有的时候,由于天气不是太好,我懒得去拿菜,父亲和母亲则会每周轮流乘车给我们送到家中。送不了的菜,父母也会送给同楼的邻居。每次去父母那里拿菜,我总要劝说父母不要那么辛劳,但他们总笑着解释是在锻炼身体,更何况还能给几个小家庭提供新鲜、安全的蔬菜,何乐而不为呢!

父母身体一直很硬朗,很少生病,这得益于他们的长期种菜习惯。十年前一个傍晚,父亲从菜地回家,在穿过马路时,不小心被一辆小车撞倒了,昏迷不醒,我们几个儿女轮流守护。当父亲脱离危险后,康复得很快,只住了一个多月医院。尤其 是小腿 骨折,在没有打石膏的情况下就愈合了,连复诊的医生都觉得不可思议:一个70多岁的老人骨头愈合得这么快!

年夜饭时,我发现父亲胖了不少,为他的健康担心起来,劝他平时要多运动。父亲说他现在不种菜,人也不好动了,体重比种菜时要重十几斤。我忽然感到,父母种了一辈子的菜地,种菜也是父母生活的一部分,他们的生活中已经离不开菜地了。我想,等新房的钥匙拿到手,如果真有一块菜地,还是请父母去种种吧。

在三国水浒影视城里穿越

□吕达余

当年,央视拍摄大型连续剧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,给江苏无锡留下了两座城市里的城:央视无锡影视基地——三国影视城和水浒影视城。现在这两处都成了国家5A景区,每年来此游玩的游客很多。当然它的功能不只是供人游玩,还在继续拍摄古代题材的影视剧,据说在此拍摄的影视剧,已经有200多部了。别看城内都是三国水浒场景的标识,要拍摄其它古代片时,只要把城头、街道的名字换一下就行。毕竟还是影视基地,兼以发展旅游产业。

正月初三,携妻来游。水浒与三国,早年间读过,印象不深了。后来,水浒剧看过,三国剧未曾看。但大概的情节,还是记得的。

一走进水浒城,就看到紫石街,武大郎住此街。读《水浒》的人,对武松印象深,赤手搏虎嘛,还是在醉酒后,真太厉害了。武松为人所钦,不只是勇武,是因为他忠义。他打虎一举成名,当了阳谷县的都头,但他对“三寸丁”、卖炊饼的武大甚敬。所以兄长遇害后,为替兄长报仇,面对邪恶势力,不惜以命相搏,才有他灵前杀嫂与斗杀西门故事。

水浒城的大门口两侧,分列四尊水浒英雄雕像:鲁智深、林冲、武松、李逵。但紫石街头没有武松,只有潘金莲。她正支开半个阁楼窗户,探出半段美丽的身子,手中撑杆欲坠未坠。窗户下面却没有西门庆,难道他还没有到吗?此番场景恰好可供游人遐想。据说进屋真有女子扮潘金莲,游人可以与之合影,但是要收费的,这是导游说的。多少钱?没有去问。对面便是王婆家的茶馆,西门庆与潘金莲的好事,便是王婆为了贪图银两,从中多方设计掇合的。街上还有一座高大的狮子楼,便是武松斗杀西门庆的地方。重翻《水浒》这一章节,武松斗杀西门庆,不过三拳两脚的事,但电视剧却渲染得厉害,打斗动作好像很多,看得人惊心动魄、眼花瞭乱的。

水浒城相邻处,便是三国城,晃荡晃荡就到了。沿太湖水岸一线,布置了曹军水寨、吴军水寨,水面战船林立,战旗猎猎,游时天气阴沉,乌云压城,真有大战将临之势。高大的战船成了游船,以三国人名冠以“孙权号”、“周瑜号”等,让游人湖边略略游荡一番。水寨与战船没有兵士,但营造了一种场景氛围,供人怀思古之幽情。但景区有一场大型实景表演:三英战吕布。演出场地是一块沙地广场,表演的演员扮相英武,骑术也极高超,驰骋沙场如履平地,你来我往,兵戈相击,战鼓雷鸣,马蹄生风。游三国城别处或可忽略,此实景表演不可不看。

三国之所以成为三国,乃208年赤壁一战,吴蜀联军火烧曹军战船,使二十万曹军(号称八十万)大败而回,奠定了三国鼎立之势,汉家天下从此三分。景区内有曹军水寨战船相连的情景。因为曹军士兵是北方人,多不习水战,遂用铁索将战船连成一体以抗风浪,不想被吴蜀联军以火攻破敌,创造了以少胜多又一战例。如今面临其景,不禁哑然失笑:这招数不是太蠢了点?我不晓军事也知此举不妥。都说此战曹阿瞒太轻敌,孰谓不然?三国纷争出了多少英雄豪杰,演绎了多少传奇的故事,但也让士兵与老百姓蒙受了多少苦难。这有曹操的诗歌为证:“铠甲生虮虱,万姓以死亡”、“白骨露于野,千里无鸡鸣”(《蒿里行》)。想一想,我们真是生活在一个幸福时代,没有战火的纷扰,社会经济发展,百姓安居乐业。走出三国城,吾不禁赞曰:俱往矣!说生民安定,还看今朝!

我的几段读书时光

□王征社

也许是故乡有那么一股文风,也许是人生的因缘巧合,也许是“无心插柳柳成荫”,我在少年时代无意间居然养成了阅读的习惯,而且这个习惯一直坚持了几十年。

年少时家贫,父母近乎文盲,家里的“藏书”仅有4卷《毛选》、一本《江淮烽火》。可能是我对书籍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。在初识一些汉字后,不知不觉间爱上了汉字,那时唯一的愿望就是读书。好在我有几位小学同学家有藏书,从他们那儿,我先后借读了《西行漫记》《水浒传》《毛泽东诗词》《增广贤文》《三国演义》等经典书籍。我的五叔是个新四军老战士,也是个读书人,他家藏有“三言两拍”等书籍,有关部门为他专门订阅了《人民日报》《参考消息》等报刊,那些年,我几乎天天跑到五叔家去“蹭”书看报,与老人探讨党史军史历史。我对文史知识的酷爱,差不多形成在这一段时间。

参军以后,我与在马鞍山市某地质队工作的堂哥不断书信往来,受其影响,我在读书方面可谓广泛涉猎,业余时间读书不止,差不多达到了“手不释卷”的地步,我的一点津贴几乎都用来购买书籍。入伍初期,我认真研读了《哲学》《政治经济学》《文学的基本原理》《教育学》等大学教科书。我在读书方面奉行“不动笔墨不看书”的理念,边看边记边划出重点,反复看,认真记,直到弄懂。有段时间,分队安排我当给养员(采购),每天骑自行车往返于分队与县城之间,有机会天天去新华书店,我采取“蚂蚁搬家”的方式,购买了大量的文史哲、诗词曲赋、管理学、经商类书籍,以至于我从岱山某部队调往内地时,除了军被与几套换洗衣服外,余下的就是几百本书。

书卷多情似故人。在岱山,我们分队距县城较近,工厂较多,于是,我就成了某家工厂图书室的常客。记得《皖南事变》《湘江之战》两本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,我抄写了多本读书笔记,反复揣摩书中人物的思想和性格。此外,《解放军报》《解放军文艺》《人民海军报》《浙江日报》等,也是我的每日必读报刊。可以说,岱山六年,正是我的“三观”形成期,我不知道自己到底阅读了多少书,翻看了多少报纸,抄写了多少笔记。我以为,最重要的是自身多了一份书卷气。

是书生,到那儿都忘不了读书。调到肥东某部队后,我一如既往的天天读书看报,什么明清小品文,什么《中国青年》《中国青年报》等,总之,不让自己一日虚度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全国兴起自学考试,我也报名参加了安徽省成人自学考试,学的是法律专业,那时没有什么辅导教材,无捷径可走,为了考试过关,可谓费心费力,天天盯着教材,采取“车轱辘式”读书法,一本教材至少看完三遍,否则考试过不了关。

走上社会后真正属于自己的读书时间少之又少。我很幸运,部队十余年,天天都在读书看报。胸中日月常新美。正是这几段读书时光,改变了我的精神境界,改变了我的生活方式,也改变了我面对世界的态度。

本报地址:铜陵市义安大道北段327号 邮政编码:244000 电话:总编室:5861226 编辑部:5860131(传真) 办公室:5861227
广告部:5861508 13605629133(联系人:钱莉) 订阅:全国各地邮局(所) 订价:全年价100.00元 印刷:铜陵日报印刷厂